

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NEW新

故事会



STORIES

男子汉故事 STORY SELECTION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男子汉故事/《故事会》编辑部编.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8.6

(2003.3 重印)

(故事会爱好者丛书)

ISBN 7-5321-1734-0

I.男… II.故… III.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2187 号

责任编辑:陈中朝

封面设计:李宝强

题 图:张恩卫

男子汉故事

《故事会》编辑部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邮件: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新华书店 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上海艺文激光电脑排版厂排版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 字数 149,000

2003 年 3 月印刷

印数:1—100,000 册

ISBN 7-5321-1734-0/I·1402 定价:5.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21-62662100



此书谨献给故事爱好者

《故事会》连续十多年发行量在全国各类刊物中名列前茅,它如此兴旺发达,离不开海内外千百万故事爱好者的支持。此情此谊,令人难以忘怀。为更好地为读者服务,我们在尽心尽力编好刊物的同时,决定编辑出版“《故事会》爱好者丛书”。

丛书分别向读者推荐、介绍各类故事精品:既有引人发笑的幽默、滑稽故事,又有让人潸然落泪的悲剧故事;既有童心不泯的16岁故事,又有令人拍案叫绝的武侠故事……丛书努力开掘传世名篇的潜能,奋力捕捉社会生活的热点,通今博古,情趣盎然。

丛书对于读者具有极高的欣赏价值,对于作者也具有较强的借鉴作用。

故事会®



讲述老百姓喜爱的故事
400万读者理想的选择

邮发代号:4-225

32开本 定价:2.50元

每月2日出版

(中国名刊《故事会》注册商标)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出版

- ◆《故事会》1963年7月创刊,是全国故事文学中牌子最老的刊物。
- ◆1985年7月,《故事会》发行量达760万册;1979年至今,已连续二十多年位居全国期刊前列;在世界综合文化类期刊中,排名第五位。
- ◆1994年被中央电视台评为“读者最喜爱的全国十大杂志”之一。
- ◆1997年、1999年先后两次入选“百种全国重点社科期刊”。
- ◆2000年、2002年两次荣获“国家期刊奖”。
- ◆2001年进入“中国期刊方阵”,获“双高”期刊称号。
- ◆目前辟有二十几个富有特色的常备栏目,如笑话、幽默世界、东方夜谈、外国文学故事鉴赏和中篇故事等。近年还相继推出百姓话题、名人讲故事、3分钟典藏故事等品牌栏目。
- ◆在全国设立了几十个发刊点,建立了强大的发行网络。

目 录

一乡之长	(2)
新官上任	
惹火烧身	
削职为民	
福兮祸兮	
无冕卫士	(17)
路见不平	
是非颠倒	
针锋相对	
不屈不挠	
还我公道	
血性男儿	(35)
哀哀哭亡母	
怪哉奇女郎	
花坛失金燭	
难解团团谜	
夜闯咖啡馆	
苦水诉不尽	
血溅小雀街	
诚实山民	(56)
勇斗熊瞎子	
茅屋救弱女	
男人与女人	
情系雷雨夜	
妹呀别怪哥	
未了官司	(71)
难批的申请	

棺材里活人

三进乡政府

两封群众信

狡诈的报复

官司打输了

获证再上告

怒砸校门 (92)

开门打恶狗

难坏老乡长

忍辱陈原委

挥泪留英才

烈火金身 (105)

庵堂现鬼影

王子夺美人

云房倩影现

中毒香玉殒

春风到人间

空中拼搏 (123)

歹徒劫客机

女客遭残杀

设计巧周旋

斗敌显神功

风云多变化

决战蓝天 (144)

怪哉水晶灯

异国遇恋人

血洒电话亭

生死显英杰

长空剑出鞘

大地旋风 (166)

捎来的媳妇

古怪的顾客
讨厌的“老三”
微笑的杀机
空前的复仇

编后记 (183)

一个人如果认为自己在一生中能干一番不同寻常的大事,就比没有远大理想的可怜虫,有着更多的成功机会。



一乡之长



新官上任

北岭乡，是全县出名的穷乡。俗话说：人穷志短，狗瘦毛长。好几届来北岭乡的乡长都是拍着胸膛上任，拍拍屁股调出。直到九十年代，北岭乡没有恢复元气，问题变得像一堆乱麻。

本届乡长有自知之明，任期未滿就一再要求请调，终于带着正科级的头衔到县城另有高就去了。

一国不能无君，一乡不能无长。于是，上级派来一位代乡长。

这位代乡长实际上就是乡长，只是等人大代表画圈圈罢了。

代乡长深知要想代表们划那个圈圈也不那么容易，得用政绩换取。人大代表大会就在下月召开，必须要在代理期间有所作为。

代乡长认为北岭乡穷主要是干部思想保守，而思想保守又是因为见识太少，于是决定组织大家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代乡长说：这是工作，不是游山玩水，希望大家积极参加。代乡长的动员是成功

的，三家班子的要员都请缨上阵。

可是，大家都走，留谁管家？代乡长为此犯难了。他觉得自己初来乍到，确实不好得罪人。他找过不少人，不是说不能胜任，就是说身体不好，都婉言谢绝。代乡长降低标准突然想到土地管理员小王。小王是去年才从农村招聘上来的，农未转非，职未转正。考验阶段的干部是最听话的，何况是乡领导亲自找。

代乡长找到小王说：“小王同志，这次三家班子的领导都出去，想叫你管管家。”

小王问：“管家是做什么的？”“代理我的工作，一乡之长。”代乡长说完这句话自觉不妥，担子太重，惟恐小王不肯挑，于是补充说，“其实，这也没有什么，该处理的你就处理，能解决的就解决，按政策原则办事，你就大胆地干吧。”

代乡长还在考虑如何给这个试用干部做些暗示性动员，以便让他接任，好向上级交代。岂料，初生牛犊不怕虎，小王答应得就像咬黄瓜一样干脆：“行，请领导放心。”

代乡长心中一块石头落地。他找书记汇报，书记也说，给青年人压压担子是最好的锻炼，反正时间也不长，相信不会出什么乱子，就同意了代乡长的意见。第二天，乡里三家班子领导浩浩荡荡外出考察取经去了。

于是，小王代理了代乡长的工作，大家都叫他“代代乡长”。

小王，圆圆的脸儿，粗眉大眼，身体壮实，今年24岁，还没结婚。平时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因为乡政府灶房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他就常常到乡政府前的公路边去吃玉米粥。常来常往，小王对卖玉米粥的阿翠姑娘有点那个意思。

因为有了点那个意思，他就有事无事到粥亭里坐坐，有话无话找阿翠聊聊。阿翠小小王两岁，朴实，漂亮。小王有时去吃粥，两碗玉米粥竟吃上个把钟头，两人谈得怪投机呢。阿翠的母亲是个寡妇，只有阿翠这么个女儿，她恨不得阿翠早日成家。这男女间的事她是过来人，小王的举动她能看不出吗？她暗中鼓励阿翠主动进

攻,说小王人不错,能嫁个干部以后孤儿寡母也有依靠。可阿翠没点头也没摇头,只是脸红,谁知她心里想什么。小王照样吃粥,照样付钱;阿翠照样微笑,照样热情服务。双方“边界”维持原状。

小王第一天上任,刚在办公室椅子上坐下,突然见通讯员小苏故意把音量提高八度:“代代乡长!”边喊边闯进办公室。

小苏和小王同样是乡政府的无名晚辈,两个人同住一间房,同煮一锅灶,你的是我的,我的是你的,平时吃喝玩乐形影不离。

小王见小苏风风火火喊着闯进来,故意板起脸,一本正经说:“小心,讽刺打击领导,我不处分你才怪!”

小苏伸伸舌头:“好厉害的代代乡长。雄头就雄头一个星期吧。我提醒你,有权不用,过期作废。”

“对,这才是正经话。”小王连连点头,“有什么你就说,我们俩用不着弯山弯水。”

小苏忙“啪”一个立正:“报告代代乡长,外面有人来催账,请你去处理。”小苏非常清楚,对这事不用说小王为难,就是乡长在家也难处理。财务那里连差旅费也没钱报销。可他是通讯员,还是如实汇报。

小王问:“什么账?”“植树节那天,乡政府在红华饭店开了一桌饭。”“多少钱?”“烟酒饭菜、卡拉 OK,总共五百元。”“哪些人参加?”“具体不清楚,一共是十个,秘书签的字。”“立即付款。”小王话音不高,却很果断。

“钱呢?”小苏摊开双手,“会计说,这个月连水电费都交不起,从哪里开支?”

小王不假思索,语气铿锵地说:“今天不正发工资吗?叫会计查清,谁吃饭谁出钱,每人扣五十。”

小苏脸色紧张地拉拉他说:“这……听说,书记乡长都参加。”

小王把小苏推出门,说:“噜苏什么!去。”

小苏照样传达,财务照样办理。

红华饭店顺利收到这笔呆账,消息很快传开。接着,几家饭店、

卡拉 OK 厅不失时机，接踵而来，都是催账。小苏再找小王，小王瞪小苏一眼说：“这类事不用再请示，‘暗号照旧’。”

小苏又照样传达，财务又照样处理。

抹完了一屁股账，小苏告诉小王：“秘书的工资连各种补贴只剩下四十八元了。”

小王说：“四十八元够吃了，我们乡农民每年人均收入才五百元，每月有多少？”

这时，小王去接电话，小苏不再说什么，转身出门去了。

小王忙了一阵，肚子闹革命了，这才想起自己还没吃早餐。他向小苏打声招呼，又到阿翠那里吃玉米粥去了。

惹 火 烧 身

小王来到粥亭，阿翠脸上显出两个浅浅的迷人酒窝，笑咪咪地说：“小王，今天还吃玉米粥？”“怎么，不欢迎？”小王不待阿翠回答，拖过一张竹凳坐到饭桌边。“不是不欢迎，我是说，你当乡长了，还不上红华饭店？”阿翠边说边指坐落在她家粥亭前的饭店。

阿翠妈闻声凑过来：“小王，你当乡长了？”

“别听阿翠乱讲，只是临时代理几天。”

“哟，难怪今早街上人议论纷纷，说乡里有个代代乡长办事好干脆，刚才我还打算去找代代乡长呢，原来是你。”

“妈，让小王吃了再说吧。”阿翠怕妈唠叨不停，端过粥盆，摆上几碟酸菜说，“小王，今天免费招待，算是祝贺你。”

“哟，当官有点好处嘛，连卖玉米粥的姑娘都行贿赂啦。”小王开玩笑，又想把话题拉长逗逗阿翠。

“谁说的，你是常客嘛。”阿翠腼腆一笑。

“好，我这常客今后就长期来，你答应？”

小王这完全是顺口溜出的笑话，可成熟的姑娘总是特别敏感，阿翠顿时脸红得像个苹果。

阿翠妈一听，乐得满脸绽开了花：“好啊好啊，我们是蚂蚁上墙

——巴不得。可我们家……”

不知为什么，阿翠妈的脸上突然晴转多云了。

小王说：“大婶，你不是说想去找我吗？有什么事你就说吧。”

“咳！”阿翠妈满面愁容，从肺腑中发出一声长长的哀叹，“你看前面那个红华饭店……”

“阿！”代代乡长突然悟过来，“大婶，这事明天给你解决。”

阿翠在一旁听了心里想：这代代乡长是吃了灯草，说得轻巧。她没把心里想的说出来，只是用好看的眼睛瞅了他一下。

小王急急吞下两碗玉米粥，就匆匆出门去了。

小王是土地管理员，阿翠妈提的这件事他怎么不清楚？

去年，公路国道线改建，决定修北岭镇头。那片荒岭原来是野猪豺狼场所，一下子变成黄金宝地，群众一哄而起，都到路两旁占地建房，谁都懂得“要想富靠大路”的道理。那时小王刚被招聘到乡里，跟着土地助理喊破了喉咙才把那占路建房的风头压下去。

阿翠家祖宗三代那两间泥房就在路边，周围种下荆棘刺竹围成篱笆墙。母女俩挖掉靠路一面的竹苑，也想占个门面。经政府动员，小翠家也和其他群众一样，房基地统统退出距路15米外。母女俩请来亲戚朋友帮工，筑了一间泥巴房，经营起卖玉米粥的小生意。

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一些房基地又逐步向公路靠拢。公路指挥部多次找乡政府，乡政府三令五申都制止不下，因此公路两旁的排水工程至今无法施工。

阿翠家的粥亭地处丁字路口，是难得的黄金地带。而现在前面被红华饭店堵住，生意哪能兴隆？

阿翠妈找红华饭店的老板论理，老板说：我不占你地，你家的路原来也不往这边走，违章建筑有上级处理，这事与你无关。

阿翠妈找上级反映，跑断两条腿还是无济于事。红华饭店的污水照样往她这边流，煤渣、垃圾照样往她这边倒。

红华饭店原来是几根木柱，油毛毡盖顶，但不到一个月就砌上灰砂砖墙，盖上了红瓦。阿翠母女俩就躲在那房北后卖粥，你说窝

囊不窝囊，受气不受气？为这，阿翠妈的眼泪流了又干，干了又流。

再说小王从粥亭出来，拐个弯，进了红华饭店。

小王刚走到小有气派的红华饭店门口，饭店刘老板就迎上来笑道：“王乡长，可把你盼来啦，请坐请坐。”

这个刘老板，消息真灵通，小王今早才上任，他前天就知道了。刚才他到乡政府催账是顺手牵羊，不抱结账希望，目的是认识认识这位代代乡长，试探一下他这饭店的基地问题。不料账结得那么干脆，他也不好再去找代代乡长了。此刻刘老板边端凳子边向内喊：“上茶、上烟、上菜！”“不啦，我已经吃过了。”小王连坐也不坐，就问，“刘老板，上个月乡政府送来的通知你看过了没有？”

“看过了，看过了，乡政府的通告我能不认真看吗？只是……”

“看过就好。”小王打断刘老板的话，“按通告办理，你这饭店今天要拆除。好啦，我还有事，明天见。”

刘老板还想说什么，小王走了。刘老板望着小王的背影狠狠地吐了一口唾沫：“小人得志！”

小王离开红华饭店，又去了路两旁的其他粉摊、饭店、水果店、烟酒店。小王对每一家都很熟悉，上个月乡政府的通告是他和小苏挨家挨户送去的，而且到每家都说得口水干了才出门。今天小王是代代乡长，工作忙，到每一家都像到刘老板家一样，通知完了就走，屁股没有沾过谁家的板凳，嘴巴没有喝过谁家的一口清水。

小王离开了路边店摊，借了一部单车，溜烟就往县城跑。他忙了一整天，也尝了当官的滋味，确实够累的。回到家已是深夜十一点多钟。他狼吞虎咽地把厨房里的饭菜报销后，也不惊醒小苏，倒下头，一觉睡到大天亮。

小王一骨碌爬了起来，把被单一抖，就冲着对面床上的小苏喊：“快起来，还做什么美梦。”

“我的代代乡长，你这新官上任可把我累死了。”小苏睡眼惺忪。他望着小王那乱七八糟的床上，问，“喂，昨晚什么时候回来，是不是到卖粥店幽会去了？”

小王过去，伸手把小苏的被单一掀：“你少废话，有紧急任务。”

小苏打个哈欠，坐起来，叼上一支烟，一边敲火一边问：“什么任务？”“通知全体干部到会议室开会。”“什么时候？”“现在。”

小苏指了指桌上的闹钟：“现在？我的代代乡长，现在才六点钟。”但他说归说，做归做，小苏脸也顾不得洗，就挨家挨户去拍门通知了。

大家都想看看这新官上任今天要烧哪一把火。

一会儿在家的干部一下子都齐刷刷地来到了会场。

小王见大家到齐，就开门见山说：“乡政府关于禁止在公路两旁乱搭乱盖的通告，昨天到期，现在大家分头到各家各户检查落实情况，立即回来汇报。”

很多干部都把这通告忘掉了。经代代乡长一提，才想起确实有那么回事。也难怪大家，这类通告不知发过多少次，哪次都是发完就完了，很少有人去过问。大家议论纷纷，很多同志说，这事难度大，还是等领导班子考察回来再说吧。代代乡长说：“不能等，领导班子回来还有更多的事要做。现在立即分头行动。”

大家不好再说什么，而且也只是去了解情况，回来汇报就算交差了事。

不到三十分钟，大家都纷纷回来了。情况不妙，没有一家拆迁。

小王问：“为什么？”

会场鸦雀无声，干部们你看看我，我望望你。代代乡长转向小苏：“小苏，你说。”

小苏吞吞吐吐说：“我……我问了几家，都说……说……红华饭店……”

小王见小苏说话吞吞吐吐，当即态度严肃地说：“你今天是怎么啦，讲话就像水中打屁！”

小苏想：好你个代代乡长，就只能拿我出气，我敢说，看你能怎样。于是他壮着胆子站起来说：“很多人都说，你们干部专拣软的欺，红华饭店谁敢碰？我找红华饭店老板，你听他怎么说，‘答你都

困’，把我气得七窍生烟。”

接着大家也七嘴八舌，纷纷反映，很多店家都说：红华饭店拆我们马上拆。

“果然不出所料。”小王自言自语，他沉思片刻，突然站起，“走！就从红华饭店开刀！”

“小王，你、你敢？”小苏惊恐地望着小王，大家也瞪大眼睛盯着这位才当了一天代代乡长的年轻人。

小王斩钉截铁说：“废话！执行乡政府的决定都不敢，我还当什么代代乡长？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快走！”

小王大步流星走在前，大家也都跟在后面。如今做事都是这样，领导走在前，跟帮的人不少，得罪人的事不做，处理问题闭口不开，混在队伍里壮壮声威而已。胆子大一点的，站到前排露露面，胆子小一点的，躲到暗处隐姓埋名。今天是处理违章建筑，各人更是小心翼翼。谁都知道，拆除红华饭店简直就像炸掉一座钢筋桥。

红华饭店的刘老板，是正宗的北岭镇老街人，真名刘壮，别名刘闯，是朋友们借洪湖赤卫队刘队长的威对他尊称的。每次在酒席上朋友们唱那句“刘队长有胆量”的歌，他都连干三杯，脸不变色心不跳。刘老板今年还未满三十，老板娘就换了三个，一个比一个“骚”气蓬勃。据他酒后吐真言，下半场还要换人呢。刘老板生得牛高马大，虽无文才，但有武功，自称北岭老大。名师出高徒，手下十多员干将都是怕苦不怕死的好汉。刘老板外交手段非凡，经常和一些大盖帽拍肩，彼此称兄道弟。前年他持刀逞强，险些断送一个果园职工的性命。他被捕进牢不到半个月就出来了。那天还有几部车子接回，一路鞭炮齐鸣，像是战斗英雄凯旋归来。家中摆上酒席接风，比北岭镇老百姓的婚礼还热闹。常言道，强龙斗不过地头蛇，乡干部谁也不敢惹他。刘壮还有一条优越感是自己有一个姐夫在北岭乡任常务副书记。姐夫姓陈，副书记这职位不算高，但在北岭镇也是数来数去的头号人物。陈副书记虽然没给过这个小舅子特殊恩惠，但这关系确实给北岭镇人对刘壮谈虎色变产生名人效应。

小王等一行，一袋烟工夫就到红华饭店。这时，在红华饭店门口坐着的是第三任老板娘，她涂脂抹粉，打扮得花枝招展，一对三角势利眼转来转去，像是专门在等候什么人。

老板娘见了小王一帮人，忙娇里娇气，满脸堆笑：“哟，今天是王乡长请客吧，大家请进屋喝茶抽烟。”她一边说，一边扭着那黄蜂腰走过去，动手就要拉小王。

“刘老板呢？”小王淡淡地问。他对那股胭脂味有过敏症，把脸掉过一边，顺便把这红华饭店从上到下，里里外外扫了一眼。

“你问我们刘闯呀，”她故意把重音落在“刘闯”两字上，“他骑摩托出去了。说是要请几个朋友来家喝酒，还有公安呢。大家先坐，等会一起喝酒嘛。你们都是我姐夫手下的干部，到我们家也就等于到我姐夫家，大家就别客气。”

小王不想再听她噜苏，就问：“老板娘，昨天不是对你们说要搬这饭店吗？刚才乡政府的小苏又来通知，你们怎么还不动手？”

“王乡长，我们家大业大，怎么能说搬就搬？现在忙着呢，没有人手，等我姐夫回来再说吧。”老板娘说得比打个屁还轻松，根本不把这个代代乡长放在眼里。

“没有人手好办，乡干部都来了，大家一起帮你动动手，老板娘慷慨供应些茶水就行了。”代代乡长说着转身向大家，像是下达命令，“大家动手，先搬家具，后拆砖瓦！”

“谁敢动手！”小王话音未落，房里爆出一声惊雷。紧接着，刘老板像一尊凶神恶煞，跳到饭店大厅，把大家吓出一身冷汗。

刘老板一对血红的眼睛快要冒火了。他左手叉腰，右手食指点到小王的额门：“姓王的，你算老几？！敬酒不吃吃罚酒，那你就怪不得我了！”

小王纹丝不动，语气平和：“这话应该是我对你说才是。我们这是执行公务，请你知趣点。”

“实话告诉你吧，”刘老板一屁股坐下，把凳子压得吱吱响，“这饭店是我姐夫陈书记同意办的，怎么处理他说了算！”